

衰落的亲戚圈

◎陈君佑

我们姐弟四个天各一方,在职时各忙各的,几年都难得相聚一回。后来,父母走了,“根”没了,这个大家庭似乎也随之散了,姐弟间越走越远,至于晚辈间更是不相往来,即使随大人见了,也并不亲近。

我们有个大家庭微信群,里面有三十来号人,但群里活跃的基本都是我们这些老顽童,孙子辈的常年“不冒泡”,偶有露脸的也是来抢红包的,因为不具真容、真名,谁抢了红包,老人还是云里雾里地“对不上号”。

我们这代“50后”,每家只有一个孩子,亲情圈狭窄,亲情感强烈。为抢救“家族文化氛围”这份家产,我今年早早就群发通知,要求诸兄姐利用春节放假的良机,携全家老小回老家省亲,并特别强调“一个都不能少”。春节里,老一辈承载着使命从各地围拢过来,但晚辈们没有到全。不来自有不来的理由,不来就是最大的理由,无需不知趣地多问。

阔别许久,“大团圆”的氛围并没预料的那般浓郁。老一辈的回忆闲聊着家常往事,领着儿孙挨个叫人、认人。年轻的碍于长辈的情面,心不在焉地跟着“履行义务”,惜字如金,找不到共同话题。“认亲”仪式过后,儿孙们照例各自为战,与长辈、亲属如同陌生人,捧着手机当“低头族”。

团圆饭开始。席间,我向儿子、儿媳使眼色,让他们向长辈、兄姐敬酒,儿子低声嘀咕:“还搞得那么庄严?”倒是儿媳还算有点“灵性”,顺从领情。我知道她是碍于我这个做公公的面子。饭后,“树”未倒,“猢狲”却已散尽,一个个“躲进小楼成一统”……

此情此景,不禁令我想起儿时的亲人情深。

小时候,我们最喜欢串门走亲了,外婆家、二大姑家、三大舅家……不嫌路远到处跑,长辈们也都爱“被打扰”。而今,交通方便了、通信发达了,天南海北、隔洋跨海也都在“地球村”内,然而亲戚间的互动却越来越稀少,陌生感在不断加深,印象在日渐模糊。

那时有个家长里短,首先想到的是亲戚相帮,而今这个习惯和传统丢了,一代不再亲、二代无往来、三代不相闻,血缘关系变成了名义关系,遇事首先想到的是朋友、同学、同事。

亲情圈一天天缩小、走向末途的原因,我以为一是户籍的放开、城乡一体化的形成,人脉关系广了,打破了原来的文化生态环境,地缘元素日渐消失,远亲不如近邻,自然感情淡漠了;二是生活条件好了、各种服务也日趋社会化,需要亲戚帮忙的事少了,亲戚圈子的价值日渐衰减;三是时代节奏快了,年轻人生活工作压力大,上班一团火、回家一支箭,亲戚逐渐变成了“外星人”。

想起一个狼文化的故事。据说狼都有一个亲情圈,就像一个独立的城邦,但这个城邦又与另外不超过三个的城邦发生外延交叉,城邦的封闭利于家族情感的稳固,外交利于狼文化的交流和种群的进化。这个狼群圈理论值得我们人类借鉴,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守”与“放”的度。

暖暖的守护叫“外婆”

◎陈燕

考到家乡工作后,我住回了娘家,有母亲搭把手带娃,日子就变得有滋有味起来。母亲的脾气淡了很多,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外婆却在此时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外婆老了,连扶墙走路都踏不出脚步声。她有时突然站到我身后大声说话,有时坐在我床边摸我的头,甚至将生鸡蛋藏进我的被子里。我忍不住发了脾气,瞪了她几眼,怪她吓唬我。母亲一边劝着外婆,一边悄悄和我耳语:“外婆现在脑子不清爽,你计较个什么……”气头上的我,望着鸡皮鹤发冲我傻乐的外婆,一时无言以对。后来还是舅舅把外婆接了回去。

不久以后,母亲来电话说:“你请个假吧,到舅舅家,外婆走了……”我顿时愣住了,不知道怎么挂的电话。短短五公里的路,自动挡的汽车竟熄火两次。到了舅舅家,外婆静静地躺在那里,瘦得像一截树根。我悄悄地牵起她的手,再也舍不得松开,她那么爱干净、讲究,即使其他都忘记了,却记得每天吃两粒维生素E。她一个老人斑也没有、一点儿老人味都没有,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她给了我整个世界的爱。

年幼时父母去上海打工,我是随着外婆长大的。与村里多数老人不同,即使一样在泥土里刨食,外婆总是喜欢穿得干干净净,把耕耘的日子过得像书里描绘的田园生活。她身上有股淡淡的洗衣粉清香,融合了阳光的味道。记忆里的我,总想着靠近这个温馨的小老太。

好像是小学一二年级时,我生病了,村里的赤脚医生给挂了几天水,却不见起色。一向节俭的外婆马上租了一辆汽车把我送往市人民医院治疗,检查化验一通忙碌。住院第二天,外婆抱着

我哭了:“外婆没用,挣不了大钱。好点儿了我们就回家看吧。”

大概是平生第一次当“小偷”,外婆笨拙地把护士丢弃的空输液瓶藏起来带回家,还不小心扎破了手。后来,她拾掇的空输液瓶派上了用场。根据病例和空输液瓶“抄作业”,村医对症下药似乎就容易了很多。他每天来我家给我挂水,有一次因为我太瘦,扎屁股时针扎到了骨头上。针头弯了,我疼得眼泪汪汪。外婆哭了,却哄我:“不哭不哭,外婆给你唱歌。”夜深人静,小小的我躺在外婆的怀抱里,想快点好起来,那是我第一次听外婆为我唱歌。

三四年级的时候,我父亲出了一场车祸,父母只得结束了他们的沪漂生涯,随之,我逍遥自在的日子也就到头了。经济上不再捉襟见肘,精神与肉体却饱受“摧残”,考不好总免不了一顿男女混合双打。这个时候,我就往外婆家跑,即使门锁住了也难不倒我。幼时瘦弱的我灵活得很,有时从大门底下的缝隙里钻进去、有时揪着木香枝条翻墙而过。每到这个时候,外婆会一边嗔怪着:“个细快锹儿哎,别老爬墙,被小偷看了跟着学。”一边给我来个全身检查,看有没有摔着磕着;同时不忘“回击”门外前来寻找我的父母:“敲什么敲,大门都要被敲散了。赶紧走,孩子在我这儿好好的,哪个也别想动她。”

初中上学时,我家离学校有点远,骑自行车即使蹬得飞快,也得20分钟才能到校。有时虚荣心作祟,我总觉得自己的旧自行车不漂亮。每周我都要要一两次小聪明,不是把链条扯掉就是给轮胎放气,要么就是装腿疼,不想骑那旧自行车。我老拽着姨妈的儿子,要他用自行车带我上学。一旦他拒绝,我就按住他的车把,扯着嗓子喊:“外婆哎……”外婆听到就会跑来,开始碎碎念模式:“两个人在一个学堂里,要互帮互助,你是哥哥,带哈

(下)子燕儿,有什么?”于是某条路上,总能看到一个悒悒不乐的男孩用自行车驮着一个满脸狡黠的女孩去学校。次数一多,老师也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于是把双方家长叫到学校,郑重其事地剖析早恋的危害。表哥借此机会脱离苦海,从此不再当气鼓鼓的“免费车夫”。

上高中时,我的生活费有过一次失窃,告诉父母后,得不到他们的理解,认为是我自己花掉了。外婆得知我被冤枉,心疼得快要哭了。她宽慰我说:“燕儿啊,你好好上学堂,长大了考去外地,就把(嫁)啊外地,别回来了。”我说:“我不,我舍不得你!”外婆笑嗔:“等你到嫁人的时候啊,我都老躯壳了,有什么舍不得哦,燕儿过得好就好……”

后来我上大学时,舅舅患了一场大病,健康开朗的外婆因此暴瘦。那个原来心宽体胖要穿加大码、总把“吃光用光、身体健康”挂在嘴边的外婆,再见时已是瘦骨嶙峋,对着红了眼的我说:“舅舅闯过了鬼门关,是好事啊,好事!”此时此刻,她还不忘幽默一把,宽慰我们的心:“有钱难买老来瘦,看我干活都麻利了不少呢。”

我最终没有嫁到外地去,只是到了城里。外婆还是念叨着,说我一脚下去那么远,把她蹬在了老家。想想要是我真远嫁,她不知道要哭成啥样呢。我生完孩子后外婆又哭了,皲裂的手摩挲着我:“燕儿啊,你也做娘啦,不哭不哭,外婆给你唱歌好不好。”那带乡音的歌声,跑调跑到九霄云外去了,把她自己也唱笑了。孩子会吃辅食了,外婆告诉我,煮鸡蛋一定要过凉水,才不会黏壳儿;炒土豆丝之前要多用清水淘洗几遍,才不会粘锅……

岁月老了,听故事的人成了讲故事的人,讲故事的人成了故事里的人。总想着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呵护我长大、从未放弃过我的外婆啊,我想您了,好想好想。

在直播间买过的那些便宜“废物”

◎匡晓煌

网购时代,我时常被网上一些看似“物美价廉”的商品所吸引,却买了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便宜“废物”。

“9块9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却可以买到你小手的解放。”那天午后,我无意间进了一个直播间,主播正拿着一个“切菜神器”在滔滔不绝地推销着。只见主播的手在刨子上轻轻一滑,几个土豆便化身为一堆均匀的土豆丝或片,还有那规整的土豆条。

我不禁被这种神奇的效果所吸引,我的刀工一直不好,尤其是切土豆丝、萝卜丝,每次都切得粗细不一。这个神器岂不是能轻松解决我的切菜难题?

于是,我果断下单购买了这款“神器”。然而,当我收到货并

迫不及待地开始操作时,却发现与直播间展示的情况完全不同。土豆在“神器”上总是滑来滑去,好不容易用力把土豆紧紧地按在刨子上,却又有一大块土豆卡在上面切不到。我一急便直接用手抓着土豆去刨,结果一不小心手给擦伤了。

这次失败的尝试让我对这个“切菜神器”彻底失去了信心,它从此被我搁置在橱柜里默默长霉,最终在一次大扫除中被老公扔掉了。

还曾买过看似性价比很高的“控盐神器”——一套设计精美的调料罐,卖点是:轻轻一转瓶盖就可以控制盐的用量。然而,当我真正使用时才发现,调料罐的出料量实在太小了,每次做菜都要反复倒很多次。就算是做一道清淡的青菜,都得倒上十次以上才够量,实在是让

人崩溃。最终,我只好把调料瓶的盖子打开,往里面放了一把小调羹,每次做菜时就用小调羹舀盐。而另外几个调料瓶,也因为用不上而被闲置在一旁。

“废物”还有很多,比如那些看似实用却实则“鸡肋”的水果切花器、包饺子神器等。

最让我崩溃的还是那些宠物用品。为了给小狗解闷,我一口气买了十个狗狗解闷神器,然而狗狗却对这些玩具视而不见,宁愿去啃它的碗。为了应对小狗乱尿乱拉的问题,我又买回来一堆便宜的纸尿裤、纸尿片,结果小狗总是会迅速扯下来撕得粉碎并扔得满地都是,让我哭笑不得。

哎!虽然一再上当,但我总是被主播们诱人的讲解所吸引,仿佛不买就亏损了几个亿。